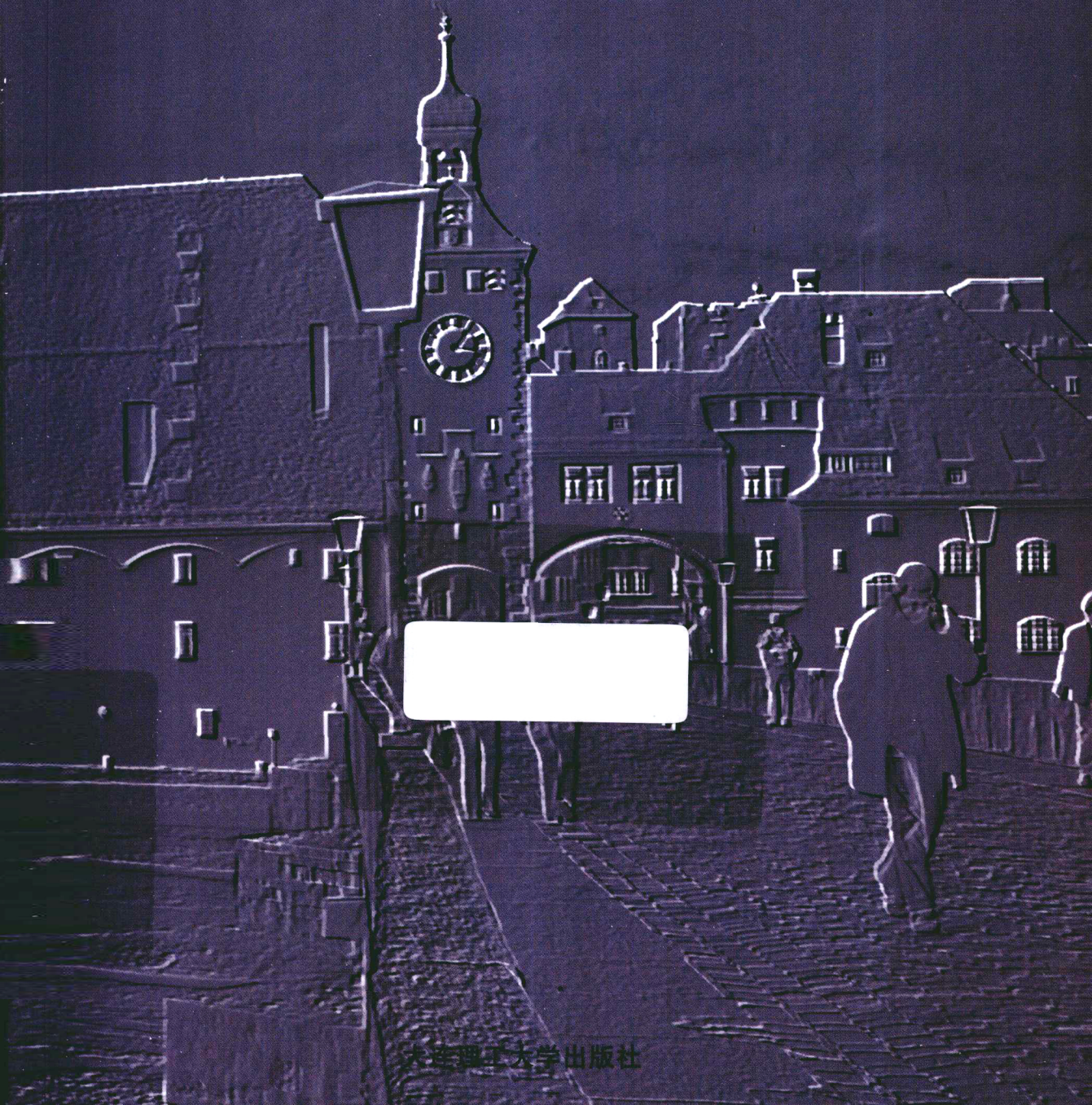


Freising 的春天

一个建筑师的欧洲日记

An Architect's Diary in Europe

贺勇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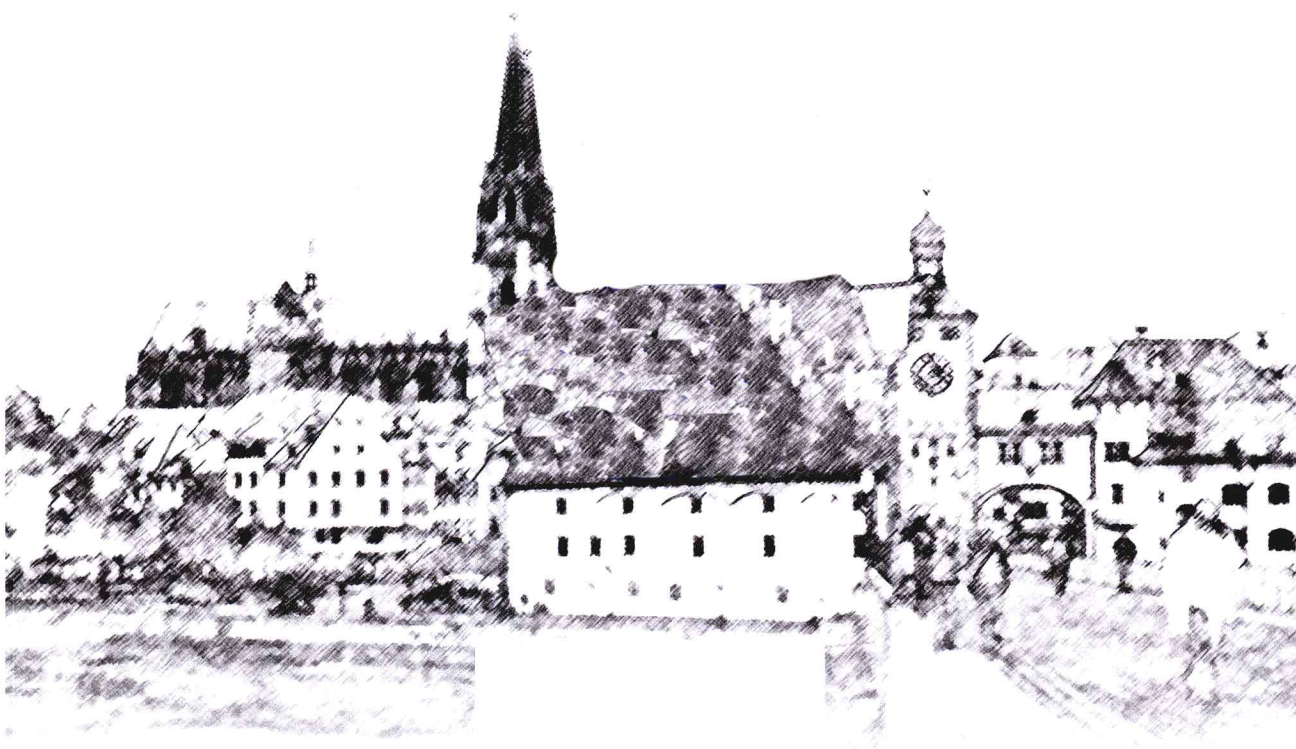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Freising 的春天

一个建筑师的欧洲日记

An Architect's Diary in Europe

贺勇 著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Freising的春天：一个建筑师的欧洲日记 / 贺勇
著. —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12.8
ISBN 978-7-5611-4563-0

I. ①F… II. ①贺… III. ①建筑艺术-欧洲
IV. ①TU-8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70218号

出版发行：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地址：大连市软件园路80号 邮编：116023）

印刷：大连华伟印刷有限公司

幅面尺寸：185mm×255mm

印 张：9.75

出版时间：2012年8月第1版

印刷时间：2012年8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房 磊

封面设计：王志峰

版式设计：许 蓝

责任校对：王 琦

书 号：ISBN 978-7-5611-4563-0

定 价：40.00 元

发 行：0411-84708842

传 真：0411-84701466

E-mail: 12282980@qq.com

URL: <http://www.dutp.cn>

序言

那一天，刚从德国访问进修回国仅几周的贺勇来到我的研究室，还没开口就在我的写字台上放了两部书稿。一本是《一图千言——建筑·城市·生活》，另一本就是此书《Freising的春天——一个建筑师的欧洲日记》。一边聊着天，一边翻阅着其中的内容，我很快就被里面精美的图片与文字所吸引，因为其中充满了趣味和睿智。

贺勇，作为一名年轻的副教授与硕士研究生导师，我对他是再了解不过了。十几年以来，看着他从一个本科生逐渐成长为我的科研助手、学术伙伴，我着实感到欣慰。回想他这一路走来，真可谓一步一个台阶。还记得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基本人居生态单元——适宜性人居环境的理论与方法》，针对人居环境的研究与实践中的问题，提出了小流域地理人居学的思路与方法，将人居单元与地理单元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建立了“天、地、人”系统在多维视野下的相互作用与协调的关系。博士毕业后，他留在浙江大学建筑系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第一年就申请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长江三角洲地区湿地类型基本人居生态单元适宜性模式及其评价体系”，更进一步针对长三角地区的人居环境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接下来他又获得了教育部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的公派留学机会，前往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建筑系，跟随著名的景观建筑学大师Peter Latz教授进行相关课题的研究。他在听课与研究之余，特别关注城镇中人们的生活与空间环境的关系，为此考察走访了欧洲众多的国家与城市，这本书便是其中的一些心得与体会。

综观该书，读起来令人轻松、愉悦，有时甚至觉得过瘾。不过，撇开优美的文字表象，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该书尽管如他自己所言——“这些文字也许无法归于学术”，却依然引发我们关于建筑、城市与生活的诸多深入思考。相比该方面的一些系统、抽象的“高深”著作，读这本书更像是与一位聪慧的朋友聊天，听他娓娓道来；其中的内容亦像一杯早春的绿茶，散发着淡淡的清香。这些看似随笔、感性的东西，不仅展现了一个建筑学人通过捕捉城市的各种“表情”来诠释对建筑、城市与生活的理解，也显示了作者对城市的观察、理解与把握的学术功力。

另外，我建议在该书出版之际，作者能够通过对学生的讲座以及图片展览等方式，让更多的朋友分享其中的故事与思想。



于杭州·玉泉

目录

1. Freising的春天
3. 流水账
5. 科隆大教堂
8. 大师祭
9. 柏林墙
11. 飘落的树叶——柏林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
15. 记忆，因个体而鲜活——欧洲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
18. 旋转出的新世界——德国议会大厦
21. 梦圆爱乐
24. 威尼斯——一个不老的传说
29. 罗马，当然是罗马
33. 圣地梵蒂冈
36. 佛罗伦萨的黄昏
40. 记忆中的阿尔卑斯
42. 不知名的“郝麦”
44. 临水凭风多瑙河
46. 盲人 孩子 花
49. 永远都正是时候
51. 有菩提树的地方——莱比锡
54. 朝圣包豪斯
56. 午夜易比河畔
59. 此城只应童话中——布拉格
62. 金色维也纳
66. 红尘遗梦——新天鹅堡
69. 登临出世界
72. 帕加马 Vs 克鲁特
75. 纷乱中的精灵之城——阿姆斯特丹
78. 意料之外的惊喜——布鲁塞尔
82. 梦想散落一地的夜晚——巴黎
88. 因一个人而伟大——巴塞罗那
92. 触摸蓝天
94. 风中的无奈——今日的汉诺威 EXPO 2000
98. 水岸边的梦想——汉堡
102. 执著的守望——哥本哈根

- 105. 上帝的山谷——奥斯陆
- 109. 哦——斯德哥尔摩
- 114. 那一抹月光——阿尔瓦·阿尔托
- 118. 那一种表情——赫尔辛基
- 123. 城市，若只如初见——伯尔尼
- 126. 小小大城——苏黎世
- 131. 盛满感觉的容器——瓦尔斯温泉浴场
- 135. 上苍的宠爱——卢塞恩
- 138. 天海间的神话——圣托里尼
- 143. 千年如一日——雅典
- 148. 后记

Freising的春天

2007年4月9日，晴

早晨起来，推开窗，外面是一片高大的树林，间杂些低矮的灌木，一条小小水渠顺着房子穿行而过。几只不知名的大鸟在水面觅食嬉戏，也许是发现了我，突然展开翅膀，飞向蓝天。柔和的朝阳正渲染着层林，温暖、静谧。透过疏密有致的树干，只见远处白茫茫的一片，是湖，还是江河？

一杯牛奶，一块面包，一段黄瓜，伴随着收音机里铿锵有力的德语，早餐就这样开始了，阳光充溢着餐厅，慷慨地洒在我的身上。收拾完毕，于是大步出门，去展开我的发现之旅。

顺着路绕到房子背后，原来小森林的背后是大片的草场，由于夜晚温度较低，结了一层厚厚的霜，远看起来，白茫茫的一片，所以像水面一样。在阳光的温暖下，浓霜正在慢慢退去，草地上满是水珠，晶莹剔透，熠熠生辉。低下头，只见草地满布五颜六色的小花，静静地在其中开放。远处几棵高大的树木，合着近处一些枯叶残留的低矮灌木，形成一幅幅绝佳的构图。一行枯萎的芦苇，伴着一道碎石小路，指向前方几幢被丛林包裹的房屋。此时，地面升起的雾气如同一个化妆大师，只是淡淡几笔，不经意间将这片风景勾勒得浑然一体而又不露痕迹。突然发现我的鞋子已经进水了，于是赶紧逃离到路面上。

我计划要去Freising的火车站，因为今天还是复活节的假期，只有那里的超市还营业，顺便也想熟悉一下地形。由于没有地图，只好询问了，前面的台阶上正好有位老妇人遛着爱狗，大概80多岁了，包扎着一条格子头巾，于是我用英语问她火车站怎么走，她和蔼地微笑着，一脸茫然，于是我改用德语，在重复了两遍之后，她终于恍然大悟，并用那纤细的手指给我导引出一条正确的道路。路上几乎没有人行走，偶尔碰见一个晨跑的人，我们彼此都“摩根”（德语“早上好”）一下，让我在异国他乡感受到一份亲切。一路都安静无比，只有那偶尔响



图1 清晨的草场



图2 晨光中的驯鹿

起的教堂的浑厚的钟声，微微惊扰了一下这个小城。

我慢慢欣赏着街边的风景，两侧都是德国居民住宅，一般房子会抬起来半层，底下是地下室，两个标准层，最上面是阁楼。屋顶的坡度都接近45度，有的甚至更陡。墙面多为浅色的涂料，质感粗糙，就像真石漆一般，屋面则是各种枣红色系的瓦片，颜色深深浅浅。每幢房子形状都规矩方正，看起来似乎单调，可是整体却精致和谐。

给我印象更深刻的是那无处不在的鲜花，道路旁、草地上、房前院后、车库边、窗台上、门廊里开满了樱花、迎春（花与迎春很像，但是树形不同，我姑且当它是吧）、各色小菊花以及许多我无法叫上名字的花……简直是一个花的海洋。我站在街边的拐角稍做休息，一阵微风拂来，花瓣纷纷扬扬，落英满地，恍惚间，竟疑是世外桃源。你看，那一群驯鹿正安静地凝视着我，满眼是圣洁的光芒；清澈见底的小河里，两三只鸭子，三五条游鱼……

我无意中挑了个复活节来到了这里，本来后悔不已，可是朋友洪亦说，我正好赶上了这里最美的春天。



图3 路边的鲜花

流水账

2007年4月17日，晴

今天要跟随大部队赶往科隆。早晨7点，太阳尽管还没有完全升起，可是投射到墙面上，却是热烈而有力，泛着橙色的光芒，让人感觉很有食欲，但今天却不能从容地享受早餐了。此刻，我已经肩背后驮，骑着自行车，迎着朝阳，飞驰在去往Freising火车站的马路上了。为了遮阳，我把帽沿压得低低的，偶一回头，只见在马路上投下一道长长的影子。

我第一个到达车站，过了十几分钟，其他人才掐着时间准时到达，一个个都是大包小包，拖着、提着、背着，有点让我惊讶。有兩個人的行李更是大得出奇，好像带上了全部家当。

9点钟到达慕尼黑的火车站，与住在这里的同学会合。不远处，一个流浪汉背着他的行囊，裹了个深色“床单”，下身露出骨感极强的双腿，脚蹬一双破皮鞋，也许是东西太重了吧，他弯曲着背，缓缓走过来，这才发现他留着马克思一般的络腮胡子，不长不短的卷发，蓬松着顶在头上，深深凹陷的眼睛，伴着满脸的皱纹，密密麻麻镌刻着生活的艰辛。他站在一张时刻表前，静静地看着，恰似一尊雕塑，今天，他将要流浪何方？

9点24分，ICE610 缓缓从慕尼黑车站启动，不一会儿，火车就已经奔驰在巴伐利亚的郊野大地上了，一路田园春色、山花烂漫，美不胜收，我欣赏着美景直至昏昏欲睡。过了斯图加特，又在曼海姆换了车，之后火车就开始在山区沿莱茵河畔蜿蜒而行。无处不在的城堡、小镇，伴着漫山遍野的郁郁葱葱的森林、草地，把莱茵河装扮得异常美丽！河面上一艘艘过往游艇、林阴间一辆辆白色房车，无声地展示着这里的富有与闲适。河流，在这里不再只是发电与航运，而是生态与休闲。



图1 莱茵河畔风光

下午3点，终于到达科隆，一出站台，科隆大教堂就赫然耸立在眼前，距离近得让人几乎无法呼吸，黑黑的双塔，直插云霄，那超强的尺度、绝对的气势，映衬着路人的渺小。这里，真的是“上帝之屋”！可惜今天我们还要赶下一个计划，所以又匆忙钻入地铁，就这样和大教堂擦肩而过。

到了宾馆，房间小得出奇，小小的电视机悬在床上，没有任何一次性的用品，不过其干净的程度，堪比国内五星级的饭店。本来说的是下午5点集合，可是4点40分同学就给我打电话，说就只等我了。我慌乱地拿起背包，冲下楼梯，到了一楼，却怎么也找不到去往门厅的出口，上帝啊，急乱中我突然意识到，这里的一楼相当于国内的二楼！

半个小时后，来到米尔海姆港口，我们将要设计的地段就在这里，滨河加上半岛，长度大约2公里，今天算是第一次踏勘了。这里原来是一个繁忙的港口，还有德国一家生产摩托的大鳄——多姆茨（DEUTZ）公司，时过境迁，昔日的盛景早已不在，只留下大量的设施以及成片的厂房，静静地守在这里。废弃的铁轨间杂草丛生，时断时续，伸向远方。无处不在的胡乱涂鸦，倒是显示出一点点生机与活力。

一干人走在半岛的堤上，对着地形图左顾右盼，热烈讨论。风很大，吹得人哆哆嗦嗦。教授拿出一张餐巾纸，蒙在鼻子上，使劲地擤着鼻涕，比他讲话的声音更响亮，弟子们也学得丝毫不差，甚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德国人的率性就这样在不经意间流露出来。

晚上7点钟，来到一家酒吧，开始了讨论。一杯啤酒入口，一天的疲惫顷刻间化解得干干净净。



图2 我们的队伍



图3 酒吧的讨论

科隆大教堂

2007年4月19日，晴



图1 教堂远眺（引自网络）

还在读大学时，在《外国建筑史》的课程上，老师就讲到科隆大教堂因工程时断时续，至1880年才由德国皇帝威廉一世宣告完工，耗时超过600年，它完美地结合了所有中世纪哥特式建筑的特点和装饰元素。对于此绝世艺术精品，我早就向往不已了。

这两天我们在科隆的各个角落活动，无论走到哪里，抬起头，或偶一转身，总会不经意间看到大教堂的身影，于是心里总是痒痒的，想回避都没有办法，因为它是这里绝对的主宰！下午6点半，终于收工，开始了今天的自由活动，于是几个人约在一起，直奔大教堂。从地铁里钻出来，竟然发现不知身在何处，回过头来，远远看见后边的建筑物顶上露出的两个细细的塔尖，没错，那就是大教堂了。

穿过火车站长长的通道，大教堂的北侧一下子就完整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在夕阳的照射下，建筑被镶上了一道道金边，整个轮廓也被勾勒得刚性十足。大台阶上来来往往、或站或行的路人，投下长长的影子，在他们的衬托下，建筑更显

得高大无比。墙面上各式雕塑，令人眼花缭乱，叹为观止。

北侧居中是罗马式大教堂的尖角拱门，层层缩进，各式雕塑满布其间。踏入室内，空灵、静谧的宗教氛围扑面而来。高高在上的大片彩色玻璃窗，描绘着我所陌生的圣经故事，人物栩栩如生，色彩斑斓夺目，夕阳的最后一抹余光透射进来，在神秘、幽暗的大厅里勾绘出一道道金色线条。顺着阳光的指引，人们缓缓穿行其间，或抬头凝望，似乎在找寻着上帝的方向。过了一会儿，我的视觉才完全适应这里的环境，细细看来，原来这里是个小礼拜厅，墙上悬着圣物、圣像，地面的架子上有一圈蜡烛，烛光星星点点，火苗微微摇曳，两个孩子正专注地燃起他们的虔诚与敬意，脸庞被映衬得温暖而柔和。



图2 点蜡烛的孩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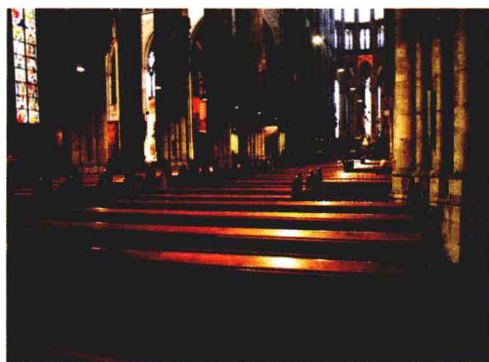


图3 教堂内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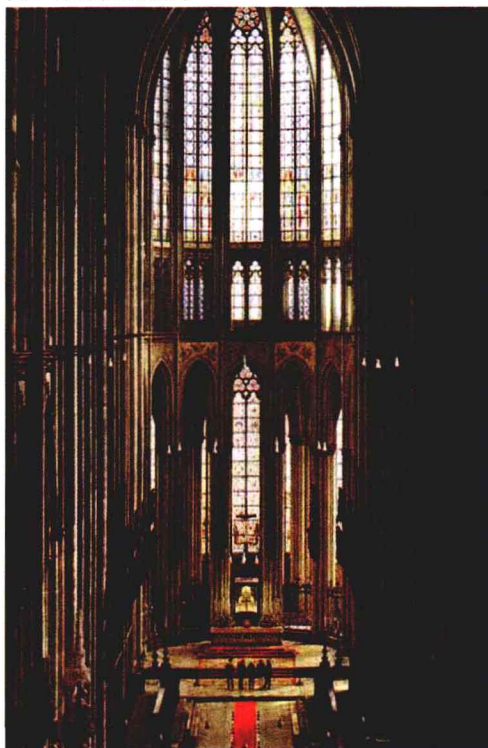


图4 教堂内景（引自网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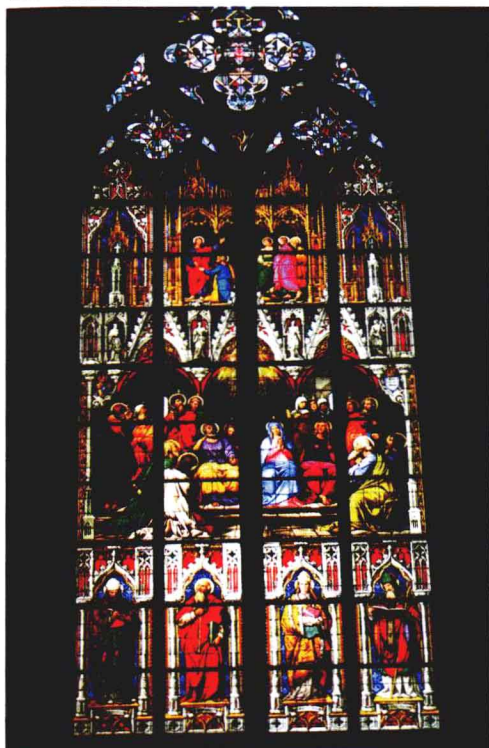


图5 彩色玻璃窗

再往里走，就是南北十字平面的交汇点了，是一个圣坛，这里应该是教堂在东西方向最大的礼拜厅了，能坐1000多人。环顾四周，这里几乎所有的构件都是竖向构图，向上、向上、再向上！我情不自禁地再次抬起头来，只见各式飞拱高悬其上，和笋状搭接的巨型磨光石柱共同支撑起巨大的穹隆式屋顶，巨大的管风琴高悬其上——真是难以想象！在不具备现代几何学和力学知识的前提下，甚至在没有统一的尺寸标准的情况下，那些伟大的建筑师们是如何完成这一设计任务的？再加上战争的干扰、权力的更替、超长的施工周期，这一几乎不可完成的任务竟然成为现实——不能不感慨宗教的伟大力量了。

现在是晚上7点多钟，刚刚过了弥撒时间，但依然有很多教徒抑或是游客安坐其间，静静在那里默想、凝望，我也找个地方放下行囊坐了下来，闭上眼睛，此刻，教堂里回响起了舒缓低沉的音乐，尽管声音轻柔，可是却直渗心头，突然想起三天前美国弗州校园里的阵阵枪声、尖叫，转瞬间30多个生命就这样消失了……

走出教堂，天已经快黑了，夜幕开始轻轻笼罩这个城市。广场上依然路人如织，许多年轻人在那里旁若无人地秀着高超的滑板技艺；一个街头艺人趴在地上，用彩色粉笔正一笔一笔用力绘着莫扎特的巨幅头像；不远处一个乞丐，面前放着两个纸杯，上面分别写着：为了面包，为了啤酒。来来往往的路人，并不为他们停留，只是偶尔转过头，瞥一眼。突然，一阵浑厚有力的钟声，在教堂的上空回荡开来，顷刻间，弥漫在城市的大街小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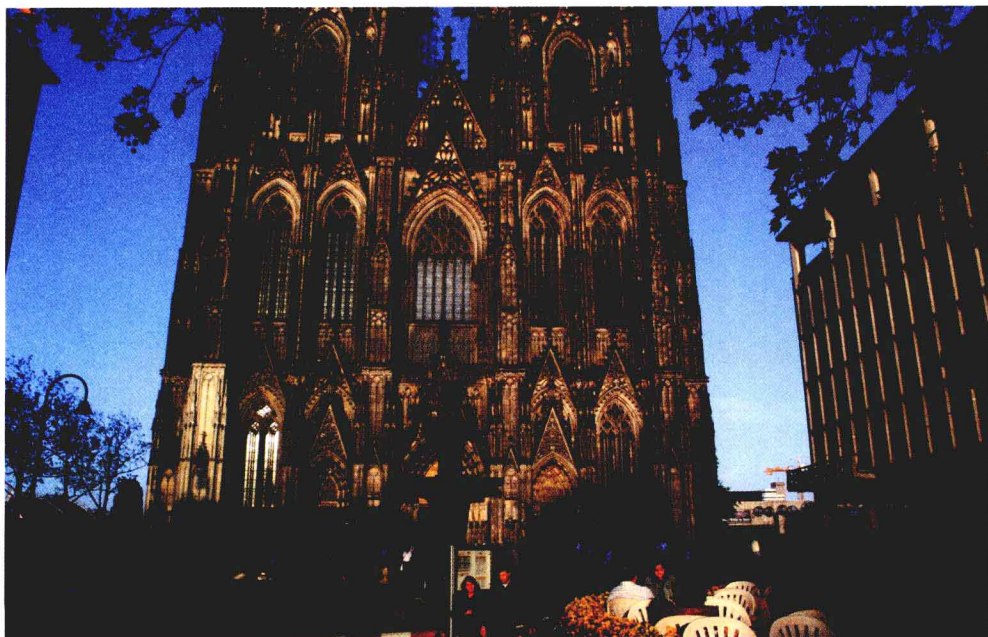


图6 教堂西侧入口局部与广场景观

大师祭

2007年5月5日，多云转雨转晴

昨天，在图书馆借了本《欧洲新建筑1000例》，居然有1026页，重达十几斤。为了不辜负我将之背回宿舍所付出的真真切切、实实在在的那份汗水，今天把它翻了个大概，因为根本不是读。之后又或呆或傻地看着窗外闻风起舞的树叶，不知不觉，一个念头在我心里愈来愈强烈：那些建筑大师离我真的越来越远了，或者说，心中已渐渐丧失了对于大师的那份渴望。

曾几何时，见到一位大师是多么的激动啊！签名、合影、模仿、凝望、注视、幻想、寝食不安、坐卧不宁……来欧洲前，这些大师及其作品的存在也让我兴奋，总感觉是将赴一场梦一般的约会。

来这里虽时间不长，可是大师们的作品也大概见了好几十个了。特别是杜伊斯堡、科隆等的几个港口的开发，大师的作品简直就跟排队一样，直看得我两眼昏昏，大脑麻木。今天这1000个作品，我只挑了极少的一小部分，那标签就已经密密麻麻了。哎，即便如此，也别奢望了！一年时间看不完这么多的，有那个体力，也没那个银子！

看罢了这些真实的、图片的、模型的建筑，要说那些空间多巧妙、多动人、多不可思议，我是多么地被深深打动，那绝对是骗人的，倒是那些材料的精细、施工的精准让我叹为观止，深深折服，还有那建筑周边葱郁的森林、草坪和透明的天空更是让人赏心悦目。在这些房子上，与其说看到了大师的天才、智慧，不如说看到了背后强大的材料、装配、技术、团队、系统、社会整体的支撑，大师之所以成为大师，那是因为他们站在这个强大厚实的平台之上。所以这里的大师也许并不那么英雄、得意、耀眼，难怪与这里的学生说起大师来，他们并没有太多兴奋。

每天去系里的路上，会路过一家正在盖一个两层私房的工地。如此“弹丸”工程，居然也架起了高高的塔吊，工地上整整齐齐，两三个工人不慌不忙，运送搅拌好的水泥、砂浆和各种材料、部件的大货车会在恰当的时间到达工地。工人们是绝不加班的，周末假期更是铁定休息，如此四五个星期下来，才刚把地下一层给弄好，换在我们那边，怎么说也要封顶了，甚至都入住了，要知道我的那个大学新校区的数十万平方米的房子从开工到学生入住也就是一年左右的时间啊！

突然想起我曾经遗失的那些与大师们合影照片的影集，也许是冥冥之中早已注定的吧。

柏林墙

2007年5月15日，晴

墙，是限定，也是防御。当人类砌筑出第一堵墙时，或许就标志着人类文明的产生。限定产生了空间，人类获得了公用与私密的场所；防御获得了安全，我们的祖先得以开始生机蓬勃地繁衍。

从某种程度上说，墙的演变亦是人类演进的历史。以围墙为例，由低矮到高大，由松散到密集，由短小到绵长，无不折射出人类的心路历程。乡村的围墙与城里的围墙就不相同，前者少而矮，后者多而高，不经意间透露出了不同区域人心之间的距离远近。万里长城，Great Wall，本意就是一堵大墙，在国家防御的层面上可谓达到了极致，可是最终它却被孟姜女执著真挚的眼泪哭了个“稀里哗啦”。

柏林墙，这一东西方之间对峙的产物，它的原型是一张铁丝网，就在1961年3月13日这天晚上几乎一夜建成，无数的家庭、亲人、朋友从此隔绝，一分就是近30年！等到再见面时早已人老珠黄、物是人非，对许多人而言，这份煎熬比死了更难受。柏林墙，也制造了许多荒诞至极的故事：西柏林成为一块飞地，与母体的连接竟然只能依靠空中通道和封闭火车；原名是“反法西斯防卫墙”，但其真正目的却似乎是禁止东德人逃入西柏林；一道普通的墙，居然成为东西方对峙的前沿阵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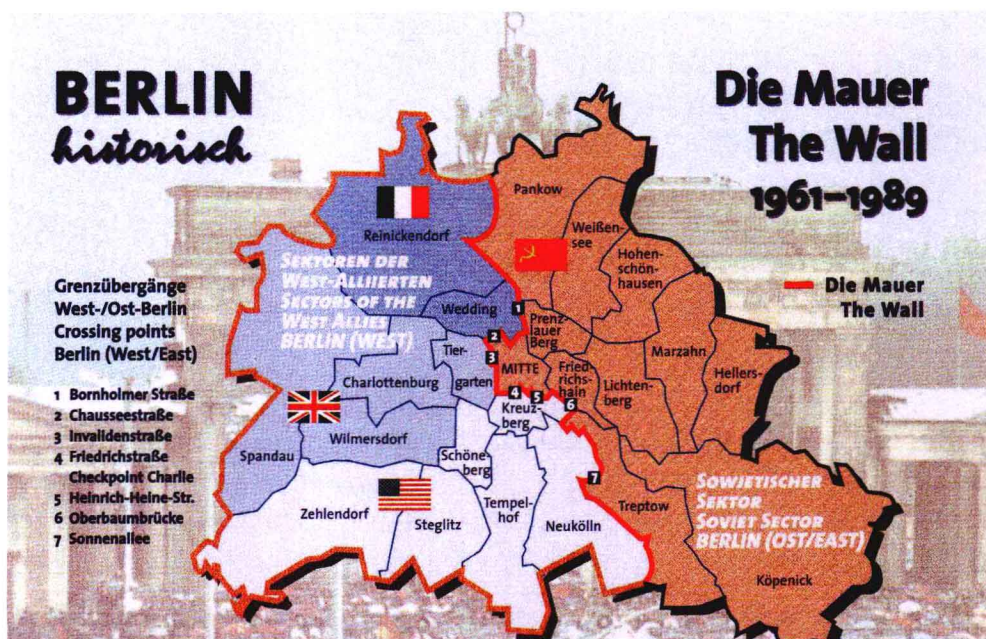


图1 柏林墙的修建位置（图中红线即是，左侧为西柏林，右侧为东柏林，引自明信片）

柏林墙，据说有多达16层防线（第一层防线：302座瞭望台；第二层防线：约3.5米高，光滑、淡色的水泥墙，有的地方附铁丝围栏和警报器；第三层防线：钢制拒马；第四层防线：2米高的铁丝围栏；第五层防线：音响警报缆；第六层防线：铁丝网；第七层防线：碉堡（共22个）；第八层防线：缆线，用来引导警犬（共600只警犬）；第九层防线：6~15米宽的无草皮空地，可以留下逃亡者的脚印，埋有地雷；第十层防线：3~5米深的反车辆壕沟；第十一层防线：5米高的路灯；第十二层防线：武装警卫（共14 000人）；第十三层防线：2米高的通电铁丝网，附警报器；第十四层防线：空地；第十五层防线：第二道水泥墙，3.5~4.2米高、15厘米厚，可以抵挡装甲车辆的撞击；第十六层防线：有些地方需要游过施普雷河），可是却无法阻止5043人的成功逃离。看来人真要是铁了心，没有过不去的关口。



图2 柏林墙原貌（引自明信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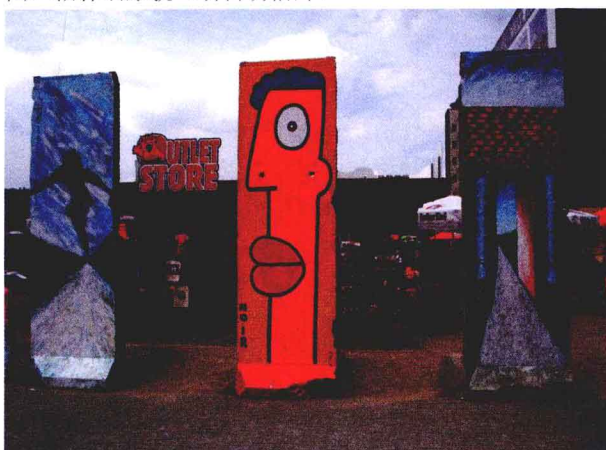


图3 拆毁后的柏林墙成为街头艺术品

柏林墙的倒塌也更具戏剧性，1989年11月9日，当时东德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君特·沙博夫斯基由于对上级命令的误解，错误地宣布柏林墙即将开放，结果导致数以万计的市民走上街头，拆毁围墙，柏林墙从此成为历史。

其实，人心之间“心墙”何不如此呢？其产生的理由同样会如此荒诞不羁、滑稽可笑、鸡毛蒜皮不值一提，其化解的原因也时常会戏剧般偶然，“相逢一笑泯恩仇”，一个眼神、一个微笑也许就够了。今天与Sebastian讨论方案，说到基地中那些不同区域的改造关键在于如何化解无处不在的围墙，让城市的各个部分融为一个整体，突然想到一个概念：这个世界如果没有围墙，将会怎样？是天堂，还是地狱？

夜阑人静，独自煽情，自我闷烧：围墙终会越来越少，世界如此，人心亦然！

飘落的树叶——柏林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

2007年5月16日，晴

飘落的树叶(The fallen leaves)是以色列艺术家Menashe Kadishman为纪念死去的犹太人创作的一个艺术品，说是树叶，其实是一个个张着大嘴的人脸，彼此拥挤着，堆置在纪念馆的一个三角形垂直通高空间的地面，那些脸凝重、忧郁、绝望，那些嘴在呐喊、咆哮，可是声音却被凝结。我小心翼翼地走在上面（艺术家鼓励参观者这样做），钢板勾刻出的人像树叶被彼此挤压，发出一声声短促而清脆的声响，回荡在大厅的每一个角落。抬头凝望，一束暗暗的光从顶棚的一角艰难地投射进来。往回走到门口，只见艺术家写道：这些飘落的树叶，是宿命，亦是希望。



图1 建筑鸟瞰（引自明信片）

犹太人大屠杀是纳粹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民族清洗，也是二战中最惨绝人寰的暴行之一，在这次大屠杀中总共超过600万犹太人丧生。这真的是宿命吗？我不知道，可是此时此刻，除了以此来安慰，又能怎样？伟大的德国人敢于直面这一现实，毕竟带给我们一线希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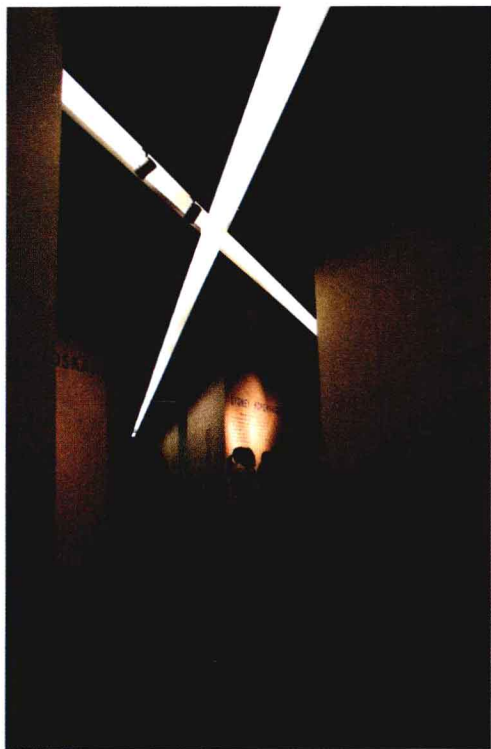


图2 线之间——走廊

“线之间”（Between the lines），建筑师里布斯金德（Danial Libeskind）更愿如是描述自己的作品。建筑师精心设计的“逃亡之线”“屠杀之线”“延续之线”彼此交错，让你迷茫彷徨，无奈地抬头时，一道道十字光线又将黝黑的顶棚无情地撕裂——这是从入口进到纪念馆地下一层后的第一印象。

“屠杀之线”的尽端是一个垂直数十米高的狭小三角形空间，走进后，工作人员轻轻关上大门，没有灯光，四周空徒四壁，顿时感觉被投进了深渊，我拼命地仰着脖子，努力地找寻着头顶那一丝微弱的光芒，一种难言的压抑油然而生！